

我与城

夜不闭户的旧时光

■阿紫

说起夜不闭户，如今有许多年轻人以为只存在于历史传说中。其实我们这代人就曾经经历过，距今也不过40多年。

上世纪70年代末，我住在上海天潼路615弄。那时此地属于闸北区，现在位于静安区内。615弄里，是清一色的两层楼石库门房子。若在当年的江浙小镇上，这样一幢楼也就住一户人家；上海寸土寸金，我们这幢楼上下共住了13户。

每幢石库门房子都有两个门，楼里的大人每天上下班、孩子上学及放学回家，大多走小门。小门很窄，仅可容一人进出。走进小门是一楼人家的公用灶披间，每家一个灶台，沿着三面墙环绕大半圈。穿过公用灶披间，就到了全楼公用的“水房”。那里一共只有3个水槽，却层层叠叠装了13个水龙头，个个用木盒子锁着，各家用钥匙打开自家水龙头使用。用水高峰期得排队，水槽腾出一个空位了，下一个人才能使用。穿过“水房”，到了通往2楼的楼梯口。木楼梯用了好几十年，棱角都被磨圆了，十分光滑。穿过短短的幽暗走廊，便到了全楼最光明的地方——天井。虽然只有几平方米，但在如此拥挤的居住环境下，有这么一小块可以让人透透气的地方，也弥足珍贵了。天井有大门通向弄堂小路，大门是对开的木门，搬沙发、床之类大物件，只能从此门进出，不过平日并不常开。

每年过了梅雨季，楼里的小门便日夜开着。那时没有空调，而且房间空高不足，没法装吊扇。每家仅有一两台座扇，没法兼顾到五六个人，于是对于“穿堂风”存在刚需。各家各户的房门都敞开着，晚上每家都对房门在地板上铺席子，打地铺。

夏日里，通常太阳刚落下，弄堂里的空地上便陆陆续续有人出来泼水，各自都泼出两三平方米的潮湿空间，等热气蒸发掉一些，好放躺椅。随着夜幕落下，弄堂沿路两边便坐满了乘凉的人们。

1980年夏天，我移居武汉。父母所住的工厂家属院，位于曾家巷轮渡码头旁边。院子里住着好几千人，彼此除了

邻居，往往还兼有同事或同学关系（厂里有子弟学校）。

我们家5口人，住在一套大房子里的一间，另两间住着其余两户人家，我们三家组成了一个“团结户”。虽然住得依然拥挤，好在“团结户”有个共用的厕所，里面有抽水马桶。仅此一点，卫生状况就比每天早上都要倒马桶的上海石库门房子好了一大截。不过公用厨房里堆着三堆煤球，此又比住上海时落后了一大截。最能体现市井文化差异的是，武汉这个“团结户”里水龙头并没有分家，三家人一起用两个，月底水费平摊，没有谁去计较占便宜吃亏。

到了夏天的傍晚，各家各户开始端着脸盆到户外空地泼

水。在上海一般也就泼一脸盆水，蒸发掉一张躺椅所占区域的热气。武汉人则要深度泼湿一大片区域，这样心理上才有更多的凉爽感。每家都这么做，整片空地的热气就全部被蒸发了。

我们家有两张竹床，这就意味着乘凉到深夜，有3个人还是得回屋里睡。有的人家人口少，人均一张竹床，就都在露天过夜了。在外面睡，有人半夜要上厕所，有人耐不住口渴要喝水，所以大多数人家不关房门，方便走进走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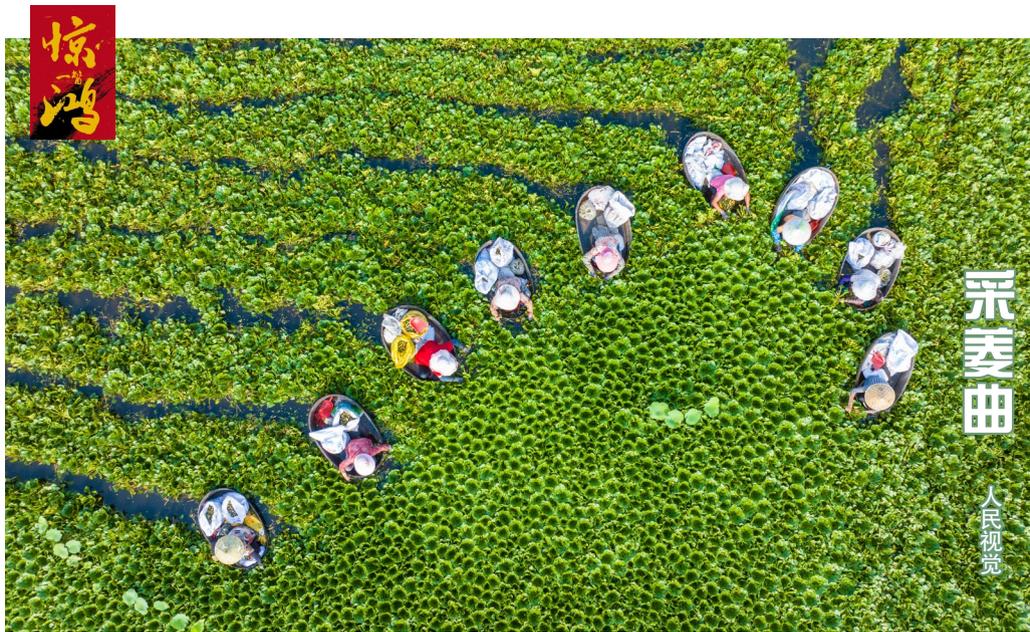
当年在夜不闭户的环境里，并没有人担心过生命财产会有危险。大院里都是一个厂的同事或家属，无论品性好坏，彼此都认识。如果有坏人敢吃

“窝边草”，估计到不了第二天就被抓获了。至于外面来的坏人，望着眼前一望无际的“竹床阵”，心里恐怕早就发怵了，哪里还敢动手？

到了9月初，随着天气渐渐转凉，竹床阵的规模会渐渐缩小。转入户内睡觉之后，对于自然风的需求不减，这使得我们这样的“团结户”还得房门大开，直到10月初才会关上。多年亲密无间的相处，使得我们三家人不是亲戚胜似亲戚，而且有好几个壮汉压阵，根本不担心有盗贼会摸进来讨打。

一晃许多年过去了，我家早已脱离了“团结户”，当年和我们“同居”的两家，互相联系也很少了。去年底某天，其中一家的老妈妈忽然来串门，和我母亲聊了一下午。这位老邻居说她儿子多年前移居西班牙，不久前回国，到处联络亲友，说要筹资搞一个项目。“如果找过来了，你们千万别上当啊！他就是个大忽悠，在外面混不下去了，回来骗亲友。我担心他到时候拍拍屁股走了，我们难做人！”老妈妈说。

老妈妈走后，我们都很感慨，那年月交往的人真是实诚，不怕家丑外扬，就怕对不起朋友。在某种程度上，那时候的邻居，有许多比如今的近亲更靠得住。说起当年夜不闭户，有人觉得与那时流动人口少有关。其实这种安全感，也源于邻里之间的高度互信。假如有事，“歹徒”肯定会面临以一敌百的局面。邪不压正，所以根本不用担心什么。



///烟火人家

“驴火”小店的“家人”情怀

■王继颖

保定人简称驴肉火烧为“驴火”。飘香的“驴火”店，散布在古城保定大街小巷。历史文化悠久的西大街，就藏着一家颇有人情味的“驴火”店。

西大街很窄，东西走向，灰砖墙建筑分列街南街北。“驴火”店在街南，店门上方黑底匾额衬出的金字店名“杨村耳朵眼火烧”，未脱离火烧起源地的乡土气。醒目的是店门右边鲜红牌子上的金色标题“免费吃饭”，标题下的白字内容也很惹眼，大意是如果顾客暂时没有收入或遇到困难，可以免费享用“家人套餐”；免费吃饭不必客气，只希望顾客以后有了能力，记得帮助需要帮助的人。

夏天的一个下午，大太阳下的西大街人影寥寥。因对“家人套餐”心生好奇，我在这家店门口停住脚步。走进门去，看到店内空间很小，只有几张餐桌，一个衣着简朴、梳马尾辫的女子正伏在靠门的餐桌上休息。地板上铺的凉席中间，一个小女孩儿睡得正酣。西南角隔出的袖珍厨房里，一位老伯在安静地忙碌。见我进店，老伯走出厨房；女子听到动静也站起身，神色亲切、声音清脆地和我打招呼。我微笑着站定，像记者采访般围绕免费的“家人套餐”向女子提问。女子用夹杂方言的普通话微笑着回答。

“有人来吃过免费的‘家人套餐’吗？”

“有啊！比如去年冬天一

个下着大雪的晚上，店里进来一位老人，旧布鞋都湿透了。他说天气不好，几天没找到活儿干，能不能免费吃个饭。我请他坐下，端出‘家人套餐’。老伯吃完，收拾好桌子，连声感谢。还有几天前的一个中午，有个姑娘在门外来回晃悠，看样子想吃饭，我就迎她进来。姑娘操着东北口音，说才到保定刚找了份工作，还没开工资。我一听就明白了，给她端上份‘家人套餐’……”

“‘家人套餐’里面都有什么呢？”

“两个‘驴火’，一碗鸡蛋汤，有干有稀。”

“这店是你开的吗？”

“我和弟弟开的。平时店里就我和我爸忙乎，顺便带娃。

娃秋天才上幼儿园。”女子笑容饱满，指指身旁的老伯和凉席上的女孩儿。

“你有遇到困难时被人帮助的经历吗？”

“我爱人在老家工作，现在娃还小，我忙起来顾不上她。吃饭的顾客经常帮我看娃，像家人一样，特别暖心。”

……

炎炎夏日，小店里清清凉凉，有质朴的女子，有她的父亲和女儿，厨房里飘出驴肉和火烧的香，俨然一个小家的模样。

我也依着“家人套餐”的搭配，购买享用了一份简单却美味的保定特色餐食。火烧酥脆，驴肉鲜香，更重要的是，我似乎吃到了一股不曾在其他地方尝到的滋味。我想，这一定

是善良散发出的专属于“家人”的浓浓香味。

离开小店后，我的思绪持续蔓延——

大暑天的雨夜，灯火辉煌的西大街，亮闪闪的路面绽出一朵朵美丽的雨花，好似人们脸上的真诚笑靥。在“驴火”小店和父亲一起忙碌的女子，看看帮忙照看女儿的顾客，想想与“免费套餐”有关的镜头画面，感觉自己和亲人租下经营的小店，就是个冬暖夏凉、可亲可爱的家。这个名叫赵伟娜的女子觉得，祖上开在保定辖区定兴杨村的形似耳朵眼的“驴火”小店，能从家史可考的清代光绪元年开到如今生机勃勃的崭新时代，就因为代代相传的“家人”情怀。